

鄭切完全無法讓洪枝暖和，但是她實在也很好奇，到底丈夫開什麼藥單給那些海賊卻要害死自己？她慌張至極！

「一殺す・罰する・絶対に・ブレーク，我不該有了後代還起殺心，我對不起你們。」

洪枝歿了，鄭切抱著丈夫，完全聽不懂他最後一句說了些什麼話，洪枝說日本語，鄭切聽不懂也記不起來，懷中抱著漸漸冰冷的丈夫，鄭切的眼淚又是悲傷又是驚訝，她敬重一生的丈夫歿了，他臨死前這樣悲傷痛苦，她都不知該如何是好。

## 槍砲和弓箭

己亥豬年初夏，五十三歲的阿斌病了，他得了瘧疾，阿卡帶了族人來找他，見他病容枯槁，阿卡到處採青草回來煮滾水給他喝，他說原民都知道「見青就是藥」饒是這樣，阿斌的病也是時好時壞，阿卡留下來照顧他，阿斌獨居，草寮簡陋，兩個大男人就這樣相依為命大半年。

阿卡告訴阿斌許多大山原民的事，都是他聞所未聞的慘事，阿斌聽了也無淚，他的淚早就流乾了，他雙眼凹陷，只剩下胸口一團炙熱的復仇火焰，熊熊燃燒。

「以前紅毛人到新港社，都要給長老拐啊，我沒帶來，還沒那麼老……呵呵。」

「拐啊？做啥？」

「那種拐啊就是手杖，上面有烙印，印著他們船身的符號，紅毛人也會畫一符仔，聽社裡的老人說，紅毛人曾經在新港社舉行過「歸順典禮」，他們叫來了二十八社的頭目，人人分一隻拐啊！攏是<sup>2</sup>拐郎啦！還要畫押才算。」阿卡憂鬱的述說不太久以前的故事，當時他還沒來大員。

「聽長老們說，以前紅毛也到大山裡殺人，殺最多的就是在麻豆、蕭壠<sup>三</sup>兩處番社。」

「你自己還不是娶番婆，居然說原民是番？」阿斌難得調笑。

「他們不是番人，平埔人和山地人都很良善天真，他們也不是天天打獵，秋天才去抓些山豬做肉脯過冬。」

「紅毛殺過多少山地人？他們不是去山上傳教嗎？介紹他們的神給山地人認識？」

阿斌曾經隨荷蘭神父去過大山，山上的原民都很歡迎神父，連他都沾光，被大山原民招待過。

「你毋知啦！頭目和長老說，以前山地和平埔有兩百五十一個部落，現在都稱「牒社」大約有一萬三千九百五十五戶……」

「甘毋影？你那知？」阿斌不相信阿卡，也不相信原民自己會知道算數。

「你毋知，我們都有往來，彼此通婚，頭目換人都要去慶賀，除非有仇的，才彼此不相往來，可是頭目換了人做，新一代人也不會記仇，又開始通婚，原民沒有消滅不了的冤仇……」

1 符仔：指符籙派的道士所畫之圖文，傳說能召喚鬼神。  
2 拐郎啦：都是拐騙人，拐啊，拐杖，郎，閩語，人。

「紅毛人把麻豆、蕭壟兩處番社幾乎殺光，逃出來的人躲到別社去，幾乎都說不出話來，我聽以前的老頭目說，他們還偷偷跑去替死人掩埋，麻豆和蕭壟的原民幾乎都爛光了，他們夜間舉行祭典……，老頭目每次說這件事都很難過，他要我們不能像麻豆、蕭壟兩處番社的人一樣找死……」

「所以你們就歸順荷蘭人？」

「不然要怎樣？他們有槍砲，我們只有弓箭，」阿卡很氣憤。

「你不是海賊？」

阿斌一語道破阿卡心事，阿卡曾經是海賊，是鄭芝龍的手下，可現在他是新港社的長老，他也知道槍砲很厲害，可是紅毛人很好詐，只賣給山民火槍，卻不肯賣大砲。火槍需要鉛彈火藥，山民會自己做鉛彈，可是也做不好，時常卡彈，火藥就需要繼續向荷蘭人交換，荷蘭人也怕山民的不馴。

「我以前去方湖，方湖人也說過，荷蘭人沒走以前，也是捉方湖的漢人去做奴隸，死了不少人，捉一船死一半，剩下的靠岸也活不久，後來荷蘭人走了，泉州人才敢再去方湖。」

「那擱講到方湖？荷蘭人殺大員山道人，後來怎樣了？」

「你甘耶去告狀？」

「你想呢？」

「歐羅巴人都不是好人，他們抓漢人做奴隸，抓去巴達維亞死亡太多，抓來大員死亡較少，

他們退出方湖，就跑來大員，方湖的人說，那邊土地大，比方湖大，所以叫大員，大大一員，就像他們做的魚丸，也分大小粒，「阿卡豁出去了，他行船跑海沒死在海上，他把聽來的，看來的都說給斌聽，他就不信阿斌會去紅毛城告狀，都是同鄉，來自對岸的大陸，那個人吃人的地方。」

「什麼是魚丸？」阿斌很好奇新事物。

「鯊魚丸，方湖人捉鯊魚做成丸子吃下肚，」阿卡無所謂的神色激怒了阿斌。

「啥？鯊魚也吃？你甘是人！」

阿卡苦笑，大家都知道鯊魚吃人，人又去吃鯊魚，豈不是人吃人了！

「要活下去，就要就地取材，方湖以前種不出東西，只有漁獲海貝能吃，鯊魚吃了那麼多人，方湖人捉鯊魚，是希望海裡不要有太多這種會吃人的魚，所以他們捕捉鯊魚，用竹片刮下魚肉，都做成肉泥，去掉背上紅色的肉塊，只取白肉，加鹽用手捏捉肉泥，自虎口擠出一丸，放涼水裡，煮熟做成魚丸子，還不錯吃啦！」

「青番！」阿斌憤慨極了。

「說到青番，他們山地人最近很奇怪，秋天出來狩獵，現在連人頭都獵了去，不知道做什麼用？」

「啥！獵人頭！」阿斌驚訝萬分。

「山地人秋天狩獵是出草，刈草砍樹捕捉小獸，以前都是做陷阱或是用弓箭，可是最近聽說，他們也拿番刀砍人頭，那也是出草！」

「你們社裡也出草嗎？」阿斌有些驚駭了。

「頭目不准，老頭目說不能殺人，」阿卡有些憂鬱，他憤恨的說：「很想率領船隊來轟炸紅毛城，以牙還牙，那些紅毛有大砲，以前我的船也有大砲，誰怕誰啊！他們以前見了我們的船，還不是要離得遠遠的，也怕我們船上的砲……，」阿卡說得口沫橫飛。

「恁頭家誰人？」阿斌冷不防地問阿卡。

「鄭老官，」阿卡脫口而出，隨即後悔，他瞪視著阿斌，這個老狐狸，居然偷襲他！

阿斌終於套出阿卡的來歷，他是海上霸王鄭芝龍的手下，他就是要逼他掏出他的老底，也許他還有機會報仇，阿斌自知來日無多，他很想的生命終了時

能遂了心願，築紅毛城死了那麼多人，郭懷一事件一死又

是四千多人，三十多年來，無數漢人無聲的死去都被拋

入大海，此仇不報！他死不瞑目。

紅毛城最近風聲鶴唳！荷蘭人警戒無比，對待漢

人更是嚴苛，普羅民遮城附近等閒不給漢人靠近。荷

蘭人的長官揆一派人來找阿斌，阿斌瘡疾才好一些，

就被叫進去普羅民遮城。



揆一要阿斌召集大小結首開會，阿斌託病不肯答應，揆一威脅他，他卻不為所動，一副死豬不怕開水燙的賴皮相，直到揆一表示，朱成功要來了，他擔心戰事對漢人不利，阿斌才勉強同意揆一，約期招集大小結首來此，可是也不保證都會到，阿斌早就不管事了，各地王田的頭家都不太理會他。

阿斌回去將揆一說的事對阿卡說，他要引阿卡說清楚朱成功的來歷，他又是誰？又怎會引起荷蘭人的驚恐？普羅民遮城現在是人心惶惶。

「這個揆一很落衰，他一來就沒好事，有蝗蟲又歉收，他那張苦瓜臉……，他真是沒福氣的人，」阿斌輕描淡寫的臧否荷蘭長官。

他又說：「他會說河洛話又如何，他怕死了漢人，也不知道他怎麼做到大官的？聽紅毛兵說，他和神父不合，他連自己家的神明都得罪了，不會有好結果……。」

阿卡居然沉默了！他平時最能說，今天卻像隻沒嘴葫蘆一樣沉默。

「你是安怎？也病了？」

「你出去幾天，我那裡也來了人，說是鄭老官的兒子大木兵敗南京城下！」

阿卡已經顧不了了，他要將一切都說出來，幾十年來的心事已成心病，平埔妻不懂他，他的後生、女兒都是平埔人，他是漢人，來自海上的男兒，卻苟且在此偷生，當年的氣憤，是見到鄭芝龍的富貴顯赫，他跑了，不願賣命，可他卻沒斷過海上消息，他自有人來通報他海上的一切。

「鄭老官的日本兒子鄭森又名大木，他接手了他老子的船隊和手下，聽說大明監國朱以海跑了，跑向海上，鄭森擁護的隆武皇帝遇難……他起兵抗清，又奉永歷皇帝……，可是一直兵敗南京城……，」阿卡沉下老臉，不肯再看阿斌一眼，這個不曉事的老同鄉。

阿斌根本不知道家鄉大陸的一切，他離家三十多年都不曾回去，大半輩子在大員築紅毛城當奴隸，他毫不眷戀那個出生之地，那是一塊人吃人的土地，他根本不想，也早就忘了。

可是阿卡忘不了，雖然他也是沿海漁村的破落戶之子，可是他見識過大海的自由和遼闊，也深知土地是人們的立足根本，他如同離土失根的稻穗，已經被收割過幾芒了，乾扁衰敗卻依舊想望舊土，戀家戀土地。

阿卡與阿斌兩人同床異夢，草寮的木板通鋪一人睡一頭，各自有各自的心事。

阿斌的瘧疾時好時不好，都是阿卡盡心照護，阿斌也感激他，阿斌要張羅大小結首的聚會，還要接待遠來的頭家，草寮很簡陋，冬天颳風的日子又很冷，那刺骨寒風夾雜著水氣凍人心肺，都冷到骨子裡去，阿卡帶來平埔族人幫忙協助張羅，連平埔妻子都叫來了。

阿卡的妻子能幹又強壯，她升起灶火，在阿斌的草寮外四處都壘石燒灶煮水，阿斌彷彿又回到初來大員那幾年的時光，可是人面皆不同了，他也老邁不堪了。

這些單身的漢人奴隸聚在一起互相陶侃吹牛大聲說話，還有人已經娶妻了，娶了大山裡的原民女子為妻，有家室的人沉默，單身漢都顯得張揚。

人人都稱呼阿卡的平埔妻為「大嫂」喊阿卡「大兄」卻不太搭理阿斌，可是又不敢對阿斌

失禮，尤其是年長的漢人都對阿斌異常尊重，私底下大家稱阿斌「大頭目」要不就稱他「頭耶」。

「頭耶，你會好不會好？破病久了，像支竹竿……，」還是有人關心阿斌。

「大嫂努力啦，搬柴叫我們來就好……，」男人多了，女人不必負重，阿卡的妻子整天笑咪咪的燒煮食物。

新港社的長老和頭目不時也差遣族人送食物來，阿斌草寮越來越有人氣。

大小結首的會議就在荷蘭神生日前後，大員以紅毛城為中心的四大地區，南部、北部、東部，以至於滬尾各社長老都要來此開會。

十一月的普羅民遮城只要不颳風、下雨，並不令人感到寒冷，眾人圍坐在戶外泥土地上吃夜飯，七八人圍坐一圈，足足圍坐了五堆人吃飯，大嫂掌杓，眾人紛紛端著粗碗添米飯，蔬菜夾在碗裡，初時只有滾水下飯，男人只要能吃飽飯就滿意了，況且女人的手藝比男人好，大兄宰了五隻雞，人人分一口都心滿意足，大嫂將雞內臟用滾水燒煮，再放些薑絲、珠蔥和米酒，就成了下水湯，一鼎好湯贏得了所有人的歡呼！

「大嫂努力，」另工讓我們也請妳，」鹿仔港的頭家黃樟起身向阿卡的平埔妻致謝。

「大兄也要一起來，讓我們也盡地主之誼，」黃樟的助手許土也附和大結首黃樟之言，眾人紛紛邀請阿卡夫妻到自己的農莊去作客，場面熱鬧極了。

鹿仔港在新港社之南，與普羅民遮城一水之隔，又盛產梅花鹿，鹿皮是荷蘭人出口的大宗，

1 另工：閩語，改天。

每年，每一個人都要繳交兩張鹿皮，連當地的原民也要繳納，鹿仔港的泉州人多，獵殺梅花鹿、水鹿，刈草、砍樹墾地，已成一邑，大大小小的結首這次都來了。

「恁是羅漢請觀音，客少主人多啊！划算，」阿卡笑著對眾人舉杯，也牽起妻子的手，遞過去一杯酒，夫婦兩人勾手貼臉喝酒，大嫂豪邁極了，引起眾人鼓譟宣笑。

阿卡此舉在平埔族裡有意義，是丈夫對妻子的感謝和尊敬之舉，但是眾人最多的是單身漢，都很羨慕大兄。

「來！咱們敬大兄、大嫂，我們那裡是羅漢！毋那種福氣，能當羅漢腳，就很好了！」

「有工夫就去，我和我的牽手敬大家……，」阿卡與眾人又飲滿一杯酒。

眾人的調笑，讓阿斌有了笑容。

夜深了，眾人紛紛睡去，取來木板鋪地上，人人裹件粗布就睡了，只有黃樟和阿斌兩人相對無語，默默的蹲坐地上，黃樟用竹枝在泥土地上畫畫，阿斌默默的看着。

阿卡起身看那兩個男人如泥塑木雕像蹲坐無言，他抽一條板凳也來坐在兩人身邊，三個男人加起來一百多歲，都是有來歷的人，人人身後都彷彿都有一群幽魂，現在，潮濕的泥土地上，畫有鹿仔港的平面圖，不遠處還有一塊像鹿耳朵一樣潟島是鹿耳門，另有有一些奇怪的符號……，只要是航行在海上的人都懂，那是標誌潮汐的記號，他們這三個從福建沿海來的男人身後彷彿都有一群幽魂，似乎與他們一起蹲著看地圖，也像似在催促著他們。

阿斌悠悠地開口：「帶我去見朱成功。」

阿卡輕輕的點頭，三個人在黑夜裡無聲的感知天地間的一切，那海上的風吹來的鹹腥氣味，潮濕、寒冷，夾著濃烈的死亡氣息。

年輕的許土也沒睡，他依靠著草寮的門框站著聽的真切，他默默地流下淚來。

荷蘭人是真的怕了漢人了，這次大員北、東、南大小結首來了百多人，荷蘭長官揆一親自接待，還有會說河洛話的文官梅氏隨同。他們人人蹲坐在普羅民遮城的廣場，天氣陰陰的，荷蘭兵五步一崗十步一哨，人人都緊握著手上的火槍，絲毫不敢鬆懈。

揆一重申對漢人的優厚待遇，還說要送來更多的鐵礦來，卻是要眾人加緊奉獻鹿皮、烏糖和稻穀，一方面又像是廣開善門似的，承諾漢人未來會准許私人擁有土地，除去王田是眾佃公份之外，個人也能買土地了，條件是用更多的經濟作物來換取。

又過了五日，才是荷蘭神的生日，阿彬又被邀請來參加慶典，從各處來的番社長老、頭目也群集普羅民遮城的教堂，除了新港社的諸位長老以外，還有大員北、東、南其他地方來的頭目、長老和一群年輕的「教冊仔」，阿斌很仔細觀察各社長老的拐杖，的確都有烙印。

原民長老威儀無比，卻又神色哀怨，平埔族的長老穿絲綢短褂子和長褲，山上來的原民長老穿著麻線和棉線編織的對襟無領長袖布衣，外裹一塊布斜肩包裹披胸，兩手都藏在披胸裡，原民人人都高大嚴肅，目光炯炯，人人又都用長布裹頭，更顯高大威猛。

1 教冊仔：習紅毛字，橫書為行，自左而右，字與古螞篆相彷彿，能書者，令掌官司符檄課後役目，謂之教冊仔。就是學習羅馬字而能讀寫的原住民，自此以後，原民與漢人之間的田契文書、皆為教冊仔所寫，一直到日本佔領台灣以後才終止。今稱此文書為「新港文書。」

揆一又來了，他要聽原民長老報告各個部落的行政狀況，原民長老說的都是些芝麻蒜皮的事，誰家娶親，誰家的後生成年，土地貧脊，缺鐵料補農具，蝗蟲來，部落歉收……，要不然就是缺火槍藥，子彈等等，具體事件都由梅氏記錄，揆一顯得很不耐煩。

神父來了，神父穿著精美的紅色長衣，那顏色很像鮮血，頭頂上貼一塊白色圓布，一來就走上祭台，打開一本厚厚的書冊，咕嚕嚕的說了好一車子話，接著唱起歌來了，悠揚的男高音很悲愴，沿牆站立的標兵也跟著唱，連教冊仔也是人人能唱，長老們有些能唱有些不肯唱，緊閉雙唇。

揆一悄悄的離開教堂，神父連沒看他一眼，接著荷蘭兵拿出一本書冊來，要眾長老、頭目在書冊上畫押，原民頭目和長老們不情願的自披胸布裡伸出手指，在書冊上按下手印。

揆一再次回到教堂來了，這次他顯得很有精神，他向眾人宣布，要帶眾人去熱蘭遮城看新船艦！神父垂下雙眼，神情肅穆的離開祭壇，頭也不回的走了。

阿斌有幸隨著原民頭目和長老們到熱蘭遮城看夾板船艦，自從普羅民遮城蓋好以後，他就不曾再涉足熱蘭遮，也就是最早築在一鯤鯨的奧倫治，那是他十六、七歲時，初來大員參與建築的第一座堡壘，此時再回首，他已經是年過半百之人了。

這裡的一磚一瓦，每處迴廊、轉角，他都記得是誰的手做的，又是誰在牆基下倒閉死去，又是誰在高處中暑，直接落海消失，還有那一鯤鯨的沙基會浮動，不時都有同伴的身體被海沙掩沒，直接成了奧蘭治的基礎，當時有種令人膽寒的說法，倒下就去當「地基石」！

既然當奴隸成不了生命的主人，那麼死後就當奧倫治的地基主吧，也是主，有空時，兄弟們要來祭拜，尋常飯菜就可以了，既然是地基主，當然主人吃什麼，他們也吃什麼，可別黃牛！荷蘭人在大陸沿海招募漢人奴隸時詭稱，會送一人一頭牛和耕具……，還有大片土地……，荷蘭人從印度輸入黃牛來大員，黃牛上船也會暈船死去，也會被拋下海餵沙魚……，阿斌懷想起少年的自己，是那樣無怨無悔……，現在，既沒有土地也沒有牛，但是他依舊無怨無悔，他一定會去祭拜地基主，他的好兄弟們。

站在熱蘭遮的城頭上望向黑水溝，一大片海水，那大海湛藍無邊，船帆處處色彩鮮明，荷蘭人的夾板船數十艘停靠外海很有威勢，可是距離遙遠，每一艘船看起來那樣玲瓏可愛，另有數百艘接駁小船來回穿梭海上。

原民長老、頭目們都面目平靜，只有那些年輕的教冊仔目露欽羨之色，他們很興奮能親眼近距離的看見大型船艦。

阿斌看著這一大片水域，這是他的來處，也將會是他的去處，他很稀奇現在的一鯤鯓已經不一樣了，最北邊的缺口處還新建了一處水寨，還有，這片浮沙島越來越大，比他以前的記憶還要遠大，以前有七大處像一鯤鯓一樣的沙島，現在都連續相接起來，再也分不出來了。

可見三十幾年來，這裡已經快要滄海變桑田了，未來，這裡將是人煙密集之處，大船無法靠岸了。

遠處海上的夾板船開砲了！押後的荷蘭官兵們歡呼跳躍，互相大聲說著祝賀語，每一隻夾

板船都裝有十門紅毛大砲，一時間幾乎同聲開砲，震撼天地！海水爆出巨大水柱，阿斌這時才注意到原民的頭目們和長老們神色有些不同，他們寧靜的高大的身軀彷彿併發出一種熱烈的火焰，那是仇恨之火，與阿斌一樣的仇恨之火！

阿斌回到自己的草寮，人都走了，各處大小結首都回去了，阿斌取出藏在床頭牆壁間的巨竹筒裡的麻布地圖，一大片粗針縫接的大麻布，他在灶下刮取灶灰，用酒水化成墨汁，濃濃的黑水汁，他用手指在粗陶碗裡研墨，取出開岔又發毛的毛筆，趴在通鋪上，一筆一筆的添加。

這是阿斌的性命和所有人的性命之物，他將新見到的熱蘭遮，還有黃樟畫給他看的鹿仔港地圖，鹿耳門砂島和門內北線尾的那座水寨通通又描摹了一次。

此外還有鹿港社和新港社的地理位置，他用自己的方法繪製大員紅毛人的港口，和他們用性命開墾出來的土地，阿斌很仔細的想，他用心的繪畫。

三十多年過去了，多少人失去生命，大員島上千古連綿不絕的原始森林，終於由地平線的邊緣開始退縮，代之而起的，是大片甘蔗田和被竹林圍繞的農村景象。

來自大陸沿海的破產農奴，為了避免餓死的命運，自願賣身到了這裡，被荷蘭人造冊編班，一班十幾個人，都被趕入原始森林做勞役，一開始就要拼命，可是荷蘭人黃牛了！

漢人奴隸要忍受酷熱、瘴癘、毒蛇和疫病，還要把巨大的樹幹一根又一根的斧劈砍下，再深挖到地裡去，把大樹根一個一個拔掉，如此才能將荒野逐漸轉化為耕地，來到這裡的人都被當成畜生使喚。墾出來的土地卻成了荷蘭人的「王田」大量種植甘蔗，米糧和稻穀。此地蔽天

的參天巨木林，都成了齊頭平等的甘蔗田了，紫黑色的枝節，翠綠的修長葉片，長大了比人還高，插甘蔗並不比插秧難，都要斜斜插在旱地上，可是卻長的又快又長大。

最近這幾年若非郭懷一抗爭事件死了三四千名奴隸，再加上鬧蝗災，可收穫的米糧會更多，荷蘭人每年從大員輸出到日本的蔗糖就有一百七十三萬斤，用夾板船運送到日本，甚至遠至波斯，這些都是阿卡說的事，他有海上消息來源管道，他雖然被招為新港社女婿，可是阿斌知道他仍念念不忘海上的新鮮事。

阿卡說過，以前大員的紅毛城主諾易茲曾經和鄭老官結盟，由鄭老官的戎克船到漳州和廈門賄賂福州的明朝官員採辦貨物，每年採辦的絹絲、瓷器還有其他生活物品運送到大員，再轉賣到日本去。

當時他還年少，現在想起來，這種透過海船生利方式很好。由中國買入貨物運到大員，再裝船分賣到日本國，一轉手之間，每年所獲的淨利，高達一百一十八萬盾（荷蘭貨幣）以上。

若非紅毛人諾易茲貪心，率兵攻打新港社和日本人交易的族人……，自那時起，快樂又天真的平埔族人也開使警戒紅毛人了……，而阿卡也不會和新港社的長老們認識，阿卡說那真是「一言難盡的故事」。

阿斌自從來到大員，終年都在烈日下的勞力和勞心，他很少到處去，他要照顧兄弟們，可是都死了！兄弟們都死了，漢人一批又一批的來，也一批又一批的死去，他漸漸老去，也失去

1 諾易茲：1629年率兵突襲新港社，破壞與日本人交易的新港人房屋，此事件令新港社與荷蘭人的關係降至谷底。

生命的喜樂。他獨居，他只與死去的鬼魂交談，他孤僻，他不願再見到死亡，可是死亡天天都在威脅他，他的草寮裡沒有多餘的物品，只這張地圖，是他死去的兄弟們的衣服所拼圖縫製的，若是上面的每一筆、每一個符號都是一條性命，那麼他還沒紀錄完整。

阿卡的後生來了，來接阿斌到新港社參加祭典，阿斌單身上路，他將這一幅手繪地圖貼身穿在身上，冬天冷，多穿幾件衣服也無人能知。

他將草寮的門扉關閉，頭也不回地隨著阿卡的後生走了，此去新港社，他不會再回來了。